

话剧《面皮》里的 宝鸡方言

大俗大雅 宝鸡话



称谓 大和婆

本报记者 罗琴

“他大，他大，你赶紧。”“让过，杏儿他大托我给你带句话。”“这是我娘来我屋时候，我婆给我娘的。”“亲爷亲婆也就是这。”……在宝鸡原创话剧《面皮》中，有不少关于称谓的方言，比如在上述台词中：大，指的就是爸爸，在读音上用二声扬调；而婆，则指的是奶奶。

在陕西方言中，关于人物的称谓有不少，大是爸爸，娘(nia)是妈妈，婆是奶奶，妯子是舅妈……在陈忠实的《白鹿原》中，也把父亲叫作大。在日常生活中，把父亲称为“大”、把母亲称为“娘”的大多出生于上世纪70年代前，因此，这样的称呼听起来很有年代感。如今的“80后”“90后”，几乎很少这样称呼自己的父母，但不少年轻

人依然习惯将奶奶称为婆，将舅妈称为妯子。

我市爱好研究方言的白宇凡说，相传，把爸爸叫作大，来源于周朝时期，国家有国家层面的礼仪制度，家庭有家庭层面的礼仪制度，在小家庭里面，长者就是地位最高的人，一般而言，父亲是家庭的“老大”，晚辈们为了尊重家中的长辈，便将其称为“大”。由此可见，方言中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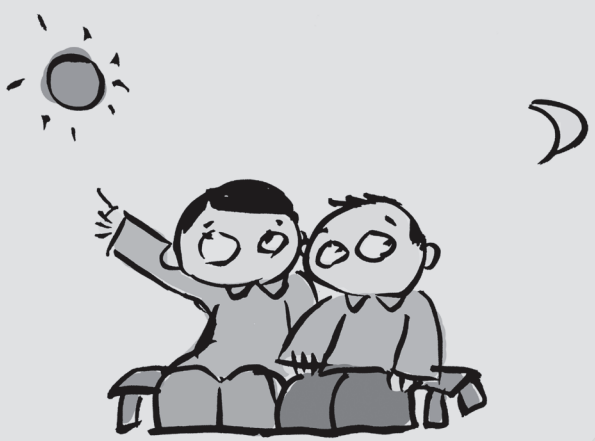
把父亲称为大，是对父亲的敬重。“宝鸡人还习惯把亲叔父叫‘爸爸’，有二爸、三爸等称呼，最小的叔叔一般就叫叔爸。”白宇凡说，这体现出浓厚的叔侄关系，也透露出牢固的家族意识。

宝鸡人习惯把奶奶称为“婆”，把姥姥称为“舅家婆”，把曾祖母叫“爸婆”，把老太太叫“拉婆”……一个“婆”字，就涵盖了几乎

所有女性的老年称谓。在宝鸡人的称谓中，既有简洁明了的，也有内敛含蓄的。老一辈人古朴直率，觉得“爱人”“老公”“太太”听起来太别扭，于是，他们称呼别人家媳妇叫“那家媳妇”，自家媳妇叫“娃他娘”“屋里人”，妻子称呼丈夫为“当家的”“掌柜的”，听起来敦厚含蓄又温情有礼的称谓，也给西府人的生活增添了些许趣味。

时间 晌午和夜个

本报记者 罗琴



“今晌午咱歌嘎，公社让组织大家集体学习。”“夜个晚上你说梦话。”这两句话出自宝鸡原创话剧《面皮》中，词语“晌午”和“夜个”都是西府话，表示时间概念的词。晌午，指的是中午；夜个，指的是昨天。

“今晌午天热，吃点凉面还舒坦。”晌午，在宝鸡方言中，通

常指的是中午、正午，即一天中阳光最为强烈的时候，也就是大约12点至14点。在《红楼梦》中也有“至晌午，贾母便回来歇息”的描述，指的就是中午。

“夜个我看见谁家的猫可又跑出来了。”夜个，在宝鸡话中，说的可不是晚上，而是指昨天。有的方言词语没有具体的写法，所以“夜个”，也可以写作“夜隔”，意思是与今天隔了一夜的昨天。

我市中学教师郭辉说，其实，“晌午”这个词不是专属于西府地区，很多地方都用晌午来表示中午，

因此知晓率更高。但“夜个”这个方言词语，不少外地人却搞不明白，宝鸡话中“夜个”说的是昨天，“后儿”说的是后天，“后晌”说的是下午，“年时”说的是去年。

在宝鸡上大学的周玲说，自己刚来宝鸡时，就是因为没搞懂表示时间的方言，闹出了笑话。“有一次，我们宿舍里的一个本地同学说，自己年时去爬华山。”周玲说，她以为同学说的是过新年时准备去爬华山，还兴致勃勃地跟大家约时间。说起来确实有意思，“年时”的字面意

思是过年时节，但在宝鸡话中，则指代的是去年。

其实，不论表示时间的方言有哪些，我们都要明白“一寸光阴一寸金，寸金难买寸光阴”的道理。宝鸡人说，麦子一青一黄是一年，一黑一白是一天。所以，我们更要珍惜光阴，学会收获昨天、珍惜今天、计划明天，让每一天都过得更有意义。

粮食 苞谷和洋芋

毛丽娜

在宝鸡原创话剧《面皮》中，宝鸡方言的巧妙运用，将观众带入了一个充满乡土气息和人文情怀的世界。其中，苞谷(玉米)和洋芋(土豆)这两个关于食物的词语，在话剧的舞台上焕发出了别样的光彩。

在话剧的一个场景中，队长说道：“那一年，先是地震，接着连阴

雨，哗啦啦地，天像是漏了一样，眼睁睁看着留种的苞谷发了霉，沟沟坎坎都是泥，鞋粘在地上走不动么，人愁得心里长了毛……”这一句“眼睁睁看着留种的苞谷发了霉”，道出了农民们对粮食的珍视和当时对自然灾害的无奈。这句台词用宝鸡方言娓娓道来，让人仿佛置身于那片金黄的玉米间，目睹了辛勤劳动的成果因不可抗力而受损。剧中，即使面临如此灾情，大家依然坚持生产、生活。

我市方言爱好者王峰看过《面皮》后，深有感触。他说，苞谷最早是从云、贵、川等地流传过来的对玉米的方言叫法，现在普遍称为玉米，则是语言发展和标准化的结果，使得这一名称更加通用和易于理解。

而另一句台词，则是队长媳妇和红强的对话中说到的“洋芋蛋蛋”。在西府地区，人们口中的“洋芋”实际上就是现今我们所称的土豆。王峰说，过去叫洋芋，是因为马铃薯最初从国外传入，带有“洋”字

表示外来；现在叫土豆，是因为其形状似豆且产于沙土地中，逐渐形成了这一更通俗的称呼。

宝鸡方言在话剧《面皮》中的运用，让观众在品味剧情的同时，感受到了宝鸡文化的独特魅力。



生产生活用品 耙耙和匣匣

本报记者 张琼



“姨没看错，你是个匣匣，茄子就是个耙耙——你屋的好日子还在后头哩。”这是宝鸡原创话剧《面皮》里，队长媳妇对王红强(小名茄子)媳妇孙海棠说的话，队长媳妇将王红强比喻成耙耙，将孙海棠比喻成匣匣，认准这对夫妻能把日子过红火。耙耙和匣匣有何寓意？为啥

要把丈夫比作耙耙，把妻子比作匣匣？6月19日，我市“60后”方言爱好者陈青峰介绍：“在西府农村流传一首歌谣《匣匣和耙耙》，歌里有一句老话‘男人是个耙耙，女人是个匣匣’，将男人比作耙耙，是说男人要像农具耙耙一样，踏实、勤快、能干，积极创造家庭财富；而女人要像装东西的匣匣一样，懂节俭、善规划、会积累，可以积攒家庭财富。”

记者采访当天，陈青峰正在宝鸡民俗馆参观，他指着一件带齿农

具说：“你看，这就是耙耙，咱庄户人家晒麦的时候会用到它，一边带齿可以用来聚拢或散开麦粒，翻过来这边无齿，可以用来推麦粒。耙耙有平齿也有尖齿，有木齿也有铁齿，除过晒麦，还可以用来收集柴草、秸秆等，很实用。匣匣很好理解，就是贮藏东西的器物，有梳头匣匣、票匣匣等。”陈青峰认为，“男人是个耙耙，女人是个匣匣”说的是西府人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两种美德——勤和俭，丈夫勤劳能干，妻子勤俭贤惠，日子就会越过

越好。

话剧《面皮》里，王红强是个勤快能干的手艺人，擅长制作面皮，孙海棠是个明事理的贤内助。按照两人的人品和言行，队长媳妇夸海棠是个匣匣，红强是个耙耙，并坚信他们家的好日子在后头。诚如队长媳妇所预测的，王红强和孙海棠后来的日子虽坎坷波折，但最终迎来了红火好日子，也印证了“男人是个耙耙，女人是个匣匣”这句话，蕴含着一定的婚姻智慧和生活道理。